

《从前的初恋》缘起

□王蒙

梦,包括“最宝贵的”(1979年我的复出小说的题名),包括一条条大义凛然,永生永世,天地人心,必须、笃定、坚决、当然。

我尽量少动原文,原汁原味。日记体,是因为1956年前五六年,我确实坚持写过详尽的日记。此后小说写多了,公务事务也大增了,日记基本失守失踪失忆,写也不成样子了。小说与公务事务,对于日记,是推动也是妨碍。不太忙也不太不忙的人可以试着写点小说,不然就写点日记手记,留点印迹。

到了1956年,写作此稿时,参考了抄录了移用了几年来的“非虚构”日记,包括某些日子的天气标记,应该都是有根据的。从前的真实日记,写在32开横线笔记本上。在《组织部……》轩然大波之时,我写下了李生的《初恋》。

往事如烟?非烟?那么请问:你是谁?你是不是文学地写了下来?你生活得很急很热,你写得很动情很火,燎了一点一个甲子,它仍然乒乒乓乓欢蹦乱跳。文章何处哭秋风(李贺)?如火如荼势如虹,且抛黄河泼大墨,文心文气岂雕虫!

1951年12月23日 星期日

再有一个星期,光荣的、伟大的、深沉的1951年就要过去了,时间如飞,小心自己不要落在时间的后面啊。

到了冬天,到了新年,我就想起雪,白白的、可爱的雪,雪使世界庄严而纯洁。今年寒冷偏偏来得晚,一场正经的雪还没下呢。

1952年我就年满18岁了,的确,年龄自有它的真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感觉到,我已经大了,我已经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我有多少力量、又有多少幻想啊。

从前我为自己年龄太小而羞耻,好像一株小树,没有发育好,就生长到伸展到风暴里去了,结果年龄,嗯哪,妨碍了我的工作,这样一说,我觉得自己不免失笑于众。众精灵、老干部,革命与战争培育出来的精明与犀利的一代,他们怀疑地打量我并且信且疑地询问我的岁数,当别人窃窃私语“团区委来了一个小娃娃”的时候,当我不能参加某些正式党员的会议的时候——我入党3年多了,岁数不够,还没有从候补党员转正,我总羞愧于自己为什么小,如果大一点,就更可以有所作为。

现在呢,不再想这些,没有人怀疑我不是20多岁。区委书记老伴,办公室的老田大姐,从一开始一直称呼我为“老刘同志”,工作里,我已经显示了一点点沉着与老练。本来嘛,成为脱产干部已经3年了。

环顾四周,朋友、亲人们,也已经有了许多变化。爸爸和妈妈离婚了,这很好,也很不容易,结束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十年的残酷和痛苦的变态,固然还有尾巴。最近几个月,我首次在家里感觉到了平静和幸福。姐姐从学校出来,走上了工作岗位,她变得沉稳而且严肃。上次她批评我不该对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兴奋与入迷;滑冰、小说、唱歌、欣赏风景……说话也不应该动不动夸张激动。她提出要更多的精力集中到工作和学习中,对极了。她还告诉我,她已经有了一个男性好朋友了。

过去我觉得,她虽然比我大一岁半,可是我帮助她在政治上“进步”起来的,而最近,我越来越感觉到,许多地方,是我需要向她学习了。

还有学校里的一些同志,中学的团总支干部们,我与他们的亲密,超过了与本机关的同事们。说实话,他们身上的担子够重的。一个中学生,每天七节课,团区

委给他们布置了繁重的任务。就说两次军事干部学校招生吧,他们下了课后与校长们一起做新生审查工作,同学们对他们的要求又特别高,一次早操缺席,同学们就会说他们是“带头作用不够”。结果呢,一个学期结束了,他们的考试成绩比一般同学还要强,甚至于,他们学会的新歌与集体舞、新诗与新知识,即使是读报,也比其他同学们读得更多。

市委领导彭真同志说了,大讲学生党员干部的负担如何如何繁重,是没有意义的,前所未有的繁重任务,你靠谁去呢?只有一个办法,要吃点苦,必须加油努力。

市委领导的指示让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惭愧而又振奋。

我常常回忆今年年初参与的中学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培训班的情形,这些孩子们自我检查起来,比谁都沉痛,眼泪会在检讨会上流下。不,这是保尔·柯察金式的对自己的苛刻与无情。他们如果发现自己身上有一些不利于党的缺陷,会万分地痛苦。高兴的是,培训班结束后,他们一一地入党了。小李还送我一本“革命日记”,其实是我应该送他们一点什么纪念品的。我也怀念参军上了干部学校的同志们,前天,收到建群的信,他们马上就要开赴朝鲜前线了。而省立高中的地下党第一支部书记,参军以后立即保送到沈阳的空军学校,他将驾驶着战鹰在蓝天白云中万里飞翔,与敌人短兵相接,瞬时胜负存亡生死。我羡慕他们,也祝福他们。

我们这儿的张昌,常常嬉皮笑脸地叫他们“小干部”,我不喜欢。老有老的伟大,小有小的庄严,不容褻渎,不容轻薄。

我自己呢,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们的书记黎银波近来几次颇有深意地对我说:“你很不错,你真的大了……”可以想象,比我大17岁,抗日战争前“一二·九”时期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她,对于火爆的小人儿刘夏有多少期待。

一年当中有多半年我参加全区的一揽子中心任务,没有更多的时间取得她的理解与指导,但是她的敏锐与友情,她对旁人的观察深度,使我相信她永远了解着关注着指引着我。

我爱一批子的突击任务、中心任务,它像火焰一样地把干部把群众燃烧起来,平常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一下子就做成了。

我也怕这一类工作,一开动,我就必须连基层的党支部带团支部一起抓。有个别党支部的老爷故意与我这个小孩子找麻烦。“立仁”厂的支部书记不执行区委的指示,我与他吵了一架,我很难过,虽然区委领导支持了我,我仍然长久地不安。我们毕竟是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最后斗争中的战士,英特纳雄耐尔,等待着我们一起去实现。

……朝天每日地开会、写材料、谈话、听报告、读文件,但是一年过去,我好像更爱玩了。对不起,正是玩——让我真切感动地体会到,我们用双手正在建立着的新生活的幸福。有时候周六晚上开了一晚上会,我仍然愿意会后用十分钟走到远处新盖好的电影院的门口看看,美丽的灯光照耀着鲜明的影片广告图片,图片中的中苏影星与散场后走出来的欢喜的人群,脸上仍然停留着关注、沉醉、迷恋与感动,我分享他们的兴奋与满足。我觉得如此轻松快活,生活中给我们的不仅是压弯脊的任务加任务,我还爱音乐,一唱起歌来就进入了一个远远更伟大与悲壮的殿堂,更辽阔与深沉的世界。

“我们生在美丽的祖国原野,我们生在劳动战斗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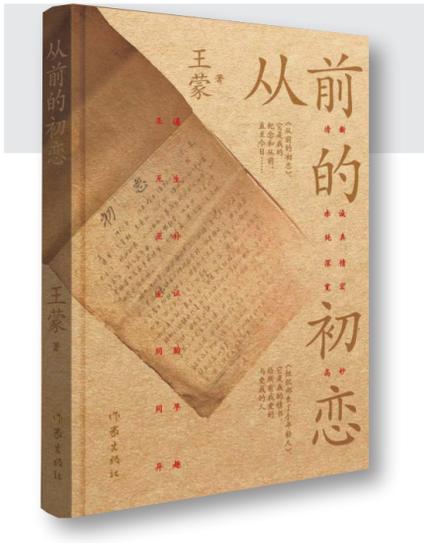
(摘自《从前的初恋》,王蒙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1月)

鸣叫辨别吉凶,乃至江水暴涨的时候对河面上浮现的大小怪物和火器也能预言,再艰深的事物先人们也可以在经典中找到依据,世界就是按照经典上所说的那样创造出来的。正因为是在河流的源头,一些嗣子认为,照河流的方向往下游去,一定可以到达出海口,他们的簌却冲进了一个一望无际的湖泊当中。湖泊四周全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种,除了少量的音相相似声母和韵母依稀相通之外,其他没有任何不同,他们退出了中央大陆的腹地。于是,在返回的过程中他们打算避开河流,穿过雨林和山脉,往另一个方向出走,抵达这片大陆的最南端却远在三年开外的路程。他们碰到了岩石一般大的就在眼前的现实中的最大的动物,森林中老虎的吼叫令他们偏移了突围路线,高耸入云的大树缠绕的藤蔓掉下的荚果堪比公牛的睾丸,他们猎取蟒蛇胆汁治疗瘴毒和刮伤,用砍刀劈开满是热带植物臭味的水榴莲和菠萝蜜果腹,一年数月之后正在怒吼的大海呈现在他们眼前,以及那背脊上上喷射数十丈高的水莲长达五里的大鱼,渐渐下滑远去的海面上行驶着射炮步甲般的船只,他们终于抵达了陆地停止之处,伫立在泡沫和雪堆前的惊涛面前,海岸线无边无际向他们身体两侧延伸开去,眼前门前的海面山坡一样下滑,刚刚还在的大帆船驶入令人绝望地消失了。他们花费两倍的时间原路返回并将这一切告诉嗣子。最终探索者们献给嗣子一个头盔般大小的海螺。

“听,大海的呼吸。”

正如经典上一幅古代插图上所描述的,嗣子一边听一边端详着手中的海螺说道,任何大陆都是海螺一样的岛屿,我们仅仅是生活在其中一枚海螺之上而已。他们终于意识到注定只能一辈子做山里人的时候绝望从心底化作一股黑泉汨汨流出。经过几个世纪,嗣子又派出探险队,得到的结论并无二致,谁说不是呢,我们就生活在这枚海螺一样的球上。然后做了新的推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中心。直到晚近,他们的父亲,也就是上一代嗣子临终时留下遗言,告诉他们昨夜之梦,所有死去的嗣子告诫他一个惊人的预示:世界已经变了。

(摘自《日冕》,霍香结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0月)



从前,有这么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儿,一个是女孩子。

他们是唱着“我们的青春像火焰般地鲜红,燃烧在布满荆棘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般地英勇,飞翔在暴风雨中的天空”长大的。

他们也都曾唱着“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那光明的路”向着高压水枪与刺刀冲锋。

从前,就是说70多年以前了,一次,曾经,仍然,最初的,爱。

后来,也就是我,找到了曾经写下的这一段故事,稿纸已经变黄、变脆,文字依旧完好。

20世纪50年代,文具店的蘸水钢笔、稿纸、骆驼牌与北京牌墨水,还有少年王蒙的写作,经受了相当长期的考验。倏忽一别,66年。

为它写下三首七律诗:

往事深情恋逝川,稚文六十六年前。钟声荡漾黄昏夜,口号高扬碧落天。一笑一颦全历历,初肠初意俱端端。少年挥洒多雄论,始肯重温更俨然。

陈迹苍茫两万年,关山踏遍人翩翩。初温犹热暖米寿,往事无常思百年。感遇柔情称进取,应无俗态益欣欢。屈指九旬读少作,一词一字亦连连。

一切熟悉自在身,少年英气正纯真。青春万岁犹回味,组织新人继沉吟。往事如歌声未老,今宵说梦语何亲!为有文学多记忆,风风雨雨砺初心。

但想不起写作的确切时间。应是1956年稿吧,根据是1956年1月全国主要出版物由竖排改为横排,而作者书写使用的是那一年市场开始提供的大张单面横写500字型稿纸,那年的稿纸都是折叠双面竖写小张的。这一年公布了首批简化汉字,文稿上写的却是大量不规范的民间简体字。

如果确是1956年,那么有趣之处在于,它与同年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互通互生互补互证同胎异卵。

给过一家刊物,回答是“不拟用”,退还。然后66个春秋来去,从北京西西北三条(报子胡同)、北新桥到乌鲁木齐南门、团结路,到伊宁市解放路、新华西路,到北京前三门、北小街、奥森公园……经过了“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越千河”(引自旧作)的迁移,许多东西都丢失了与淘汰了,此旧稿却完整地、寂然冷然地保存着,坚守着,与我相伴,我再没有翻起过它。它与我共度了两万多个不平凡的日夜,比我本人更静谧、耐磨、沉得住气。

它是我的纪念和从前,直至今日。

至于文稿内容,写的是70多年前的事。70年后心血来潮,打开,热气与稚气腾腾。它是往事,是昨天,比昨天远,但比前天近,仍然保留着笑容、多情、歌曲、好

你的祖父,莫家围的最后一代嗣子师祐公莫元良弥留之际,在他母亲的记忆体中又看到小时候他的父亲在神龛世居的牛圈和马厩旁的科学实验室里跟他们讲解水漂原理时响峻山渐底下的河洞静如一枚银器。一千五百年前,莫家围的先人逃难到这里成为化外之地少数民族裔中的外来户。他们一直往东逃窜,辗转好几个省,随后又继续南遁,避开险要的关键隘和经过异常逼仄的峡谷之后逆着河流不留神跨出了帝国的边陲。当追捕之声日渐熄绝,当越发奇特的丛林与河流展现在他们面前和人们的语言也越发古怪陌生而难以理解时方才收住脚步,他们反身三天三夜才又回到国境以内,前后经过六年零八个月十天。这时,他们发现置身于一条宽阔而充满浓厚原始腐殖气息的河洞当中,河流中移动着冰凉的琉璃和沉重的金属,月光下的它是一条汪洋而不能行走的银色之路。他们循着呜呜的叫声在河洞中捕捉到出没于传说与谣言的猪婆龙,翻开石块便用脚踩住乌龟迷宫图案的脊背,用绳套套到梅花鹿摇摇椅般的角枝。所有人饱餐数日,撩开衣襟,敞露肚皮,摊尸于河滩上。

“终于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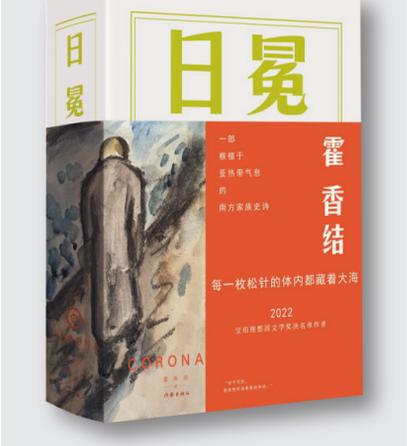
这个时候他们才清点人数和物品,五个家庭三十六人,一部家训和五部经典。凡是自己认为要活下来的都已经活了下来。河风习习,站在河洞高处紫色乱石上瞭望风和水,选脉取地的先人们重新修订了谱牒,新增五十代字辈,原来的姓氏也一并改掉,规划了新姓氏绵延一千五百年的血脉宏图,他们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开始播撒新的语言的种子,以人类远古祖先智人般的毅力烧山开荒,带来了有别于吃生番,占山洞和散居在树巢上蛮人的生活景象。嗜,搁到今天,就不会这么大惊小怪,人类的手都摸到太阳系的边界啦。大约到了19世纪中后期,倒数第三代嗣子文机公这一代方才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地方的确切位置,被一位贬谪到理苗州署的江苏籍官员程櫻宁紫垣氏在修地方志时纳入版图。

“它叫神屋。”

他发现这里无异于他在《海国图志》类书籍上看到过的澳洲蚁巢,道路悬挂在峭壁之上,高大的围屋掩藏在箭竹、梧桐树和有如巨塔般壮硕遒劲的有着凸突如蛇群般向上奔涌的黑色条状皮肤的杨柳背后,阿鹇儿用树枝在上面搭建了巨巢,猫头鹰以它因年事过高而朽掉的局部为穴。河谷清澈,人畜同饮。夫夷水对面对

《日冕》

□霍香结



是一条本地建筑风格的街道,依附着河谷地带绵延数里。就是这样一条静如银器的河洞,在离河流的源头不远的地方他们生存了下来。五代之后,建起了从北方带过来的建筑样式,并且加以发挥变得像不能被侵略的城堡。他们让一座座房屋衔接起来围成一圈,内围或为方形,外围或为圆圈。高大的围墙中以暗道贯通,在进口的地方安上横向栅栏,再安上打着铜钉的便门,最后再装上一道军事化的重若大象的防御门。水井打在围屋里面,家庙和书院也一并建在里面,口前看不到里面,而里面的人却能在二楼以上的地方通过小孔用火枪袭击乱匪寇寇和入侵者。他们在这里耕读传家,不事科举,对口前世漠不关心,却世世代代研究变化哲学,精通先天性命学说,还能根据树枝的摆动与鸟儿的

——

在特殊时期,方圆得到了一个爹。
傍晚时分,一束阳光斜照在墙角的餐桌旁,一个老汉低垂着脑袋在光柱中打瞌睡,不时前冲,似乎睡得很香。后天就要过年了,方圆的人民饭店打算明天关门歇业。最后一个营业日,最后一名客人却给他带来无穷的麻烦!若能预知后边的事情,他便提前一天打烊了。

蓝花花将老人摇醒,只问了几句话,就一脸慌张地跑到后厨找老板。大厨们都放假了,老板方圆不得不亲自顶班,服务员也只剩蓝花花一个,不是自己人谁肯留到这个时分?你爹来了!蓝花花张口这么一句,我怎么从没听说你还有爹?

搞什么搞?天上掉下来一个爹?方圆用毛巾擦擦手,紧跟蓝花花走出厨房。

老人又睡着了,夕阳照亮他稀疏的白发,一缕口水挂在嘴角。方圆一心打发老头快走,不行的话,不惜赔上一点钱。他和温妮约好今晚见面,商量何时举办推迟了的婚事。却不料老人醒来,喊他一声,令他改变了主意——

阿庆,儿啊,你怎么一去淡水做生意,这么多年不回家呢?老人紧紧握着方圆的手,老眼溢出混浊的泪花。

仿佛惊雷轰顶!方圆的脸刷地白了,木雕塑似的一动不动。

阿庆?蓝花花眯起眼睛,努力回忆着什么。老人家,你认错人了吧?我们老板姓方,方方的方,名圆,圆圆的圆……

老人有点神志不清,只顾自说自话:我找你那么多年,淡水每一个角落都跑遍了,没想到你来了北方……儿啊,我心里好苦哇!

方圆抓住要害问题,单刀直入,大叔,是谁把你送到这儿来的?

老人瞪起眼睛,叫我什么?叔?这么多年不见,你把爹叫成叔?还有点良心吗?亲爹都不认啦?

方圆不与老人纠缠,好好,叫什么都行,你就说说,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老人不知真糊涂还是装糊涂,狡黠一笑,伸手指着蓝花花的鼻尖,问她,是她把我领来的。

蓝花花急了,我怎么会领你来?我刚认识你方!圆,这老头属王八的,乱咬人哪!方圆脑筋飞快地转动,这事不简单,老头这个时候出现在饭店里,仿佛有人在背后用尖刀悄悄顶住他的腰!阿庆,淡水,一大堆往事如乌云涌上心头,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方圆明白,不可能简单地把老人打发走了。他看了蓝花花一眼,似乎询问主意。蓝花花很有担当地一笑,要不,让大爷跟我走吧?不管他是谁,这么一个老人搁你这儿,你招呼不过来。

老人这会儿倒清醒,不,我就在这儿!找到儿子了,当然要住儿子家!他仔细看看蓝花花,又乜斜着眼睛瞅方圆,儿啊,这是你老婆吗?是老婆就行,都一家人嘛……

这个问题很微妙。方圆不想在这当口与蓝花花产生纠葛,他着急与温妮结婚呢。于是下定决心,道:就让他跟我住,待会儿你上楼帮我收拾一下。

方圆下海经商赚了一笔钱,回到家乡海滨小城,在城郊接合部买了一块地,盖起这座两层小楼。随着城市飞速发展,门口的泥泞土路变成一条商业街。方圆的阁楼也身价百倍,领了执照做餐饮,还起了一个挺牛的名字:人民饭店。一层自然是店面,后面带个院子,可以停车。二楼几间房做雅间,走廊尽头留出一间做卧室。这份产业使方圆生活安定,踌躇满志。

开饭店赚了不少钱,他打算买一套新房和温妮体体面面过日子。当然,先决条件是温妮结婚。本来定好正月初八办喜事,春节连婚宴,喜上加喜。可温妮又犹豫了,说现在病毒流行,怕不吉利,过完年看看再说吧。方圆只能把满腔热情收起来,挨过这段灰色的日子。

蓝花花手脚麻利地收拾出一间雅间,帮方圆把卧室里的长沙发搬过来,又临时铺一张床。她一边干一边嘀咕:阿庆这个名字听得耳熟,是不是淡水那个找我们麻烦的包工头?她看看方圆的脸色,又把话咽了下去。恰好,老头从门外进来,止住了这个方圆不想展开的话题。

老头挺啰唆,指着沙发问:这是干吗?大床宽着呢,我们父子两个一头睡觉,还能说说体己话哩……

方圆耐着性子把老人拉回卧室,安顿他上床歇息。老人倒听话,和衣躺倒,使劲闭上眼睛。方圆轻轻拉上房门。

他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努力让自己平静一些。冬日的太阳落得快,晚霞迅速暗淡下来。院子里一盏灯照亮狗棚,他养的大狼狗威武地竖着耳朵,警惕着围墙外面的动静。远处,可以眺望大海的一角,灰色的海面在烟墩山脚下渐渐隐去。

方圆无法放松,不祥的预感如巨掌扼住喉咙,几乎使他窒息。他开始恶念,很想蹲下来痛痛快快地呕吐一场。该来的终于来了,他听见自己的话语在脑际回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就是末日,末日……

蓝花花收拾好雅间,又泡了一壶茶,把茶杯端到方圆面前。她延延磨磨话茬,很想和方圆深谈。方圆刻意回避,你走吧,这么晚该回家了。蓝花花指指卧室,那老头……方圆摆摆手,你别管了,我有办法对付。

方圆几乎是推着蓝花花离开饭店。刚拉开玻璃门,正撞上两位客人。街道居委会郑主任来了,身后还跟着小组长侯大妈。方圆不敢怠慢,请他们在餐桌前坐下。蓝花花也把刚泡的茶给领导斟上。郑主任说了一大堆控制病毒的重要性,接着提出一个要命的问题:人民饭店最近有没有外来人口?

方圆停顿了几秒钟,背后沁出冷汗。他很快矢口否认,员工都放假了,就我守着饭店过年!

侯大妈拿蓝花花打趣,她不是在这里吗?你们俩一起守店吧?

郑主任又叮嘱方圆一番,有外地来的亲戚朋友,一定要向居委会报告!你是老板,人民饭店这块地你守土有责!

说完话,他们就要离开饭店。方圆满脸堆笑拉开门,正准备说再见,眼睛却被两位领导的目光牵引到楼梯口——“爹”下来了!他扶着木扶手,毛发翘翘,笑容可掬,一步一挪下楼梯。

两个领导一齐指向老人,这位是……

老头走到跟前,脸上表情颇有几分自豪,我是他爹!

侯大妈责怪地盯着方圆,你怎么不说实话?

方圆急欲否认,但又怕老头乱说,把阿庆、淡水什么的一股脑儿端出来,可就不好收拾了。于是,他不置可否地笑笑,十分尴尬的模样。

郑主任目光敏锐地打量老汉,紧紧揪住当前最关键的问题:老人家,你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到的?

老人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摆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说出一个著名的城市。并且强调:我今天刚到!

这一瞬间就决定了后面局势的发展。郑主任当即指示,人民饭店的铝合金卷帘门换上街道带来的大锁,钥匙由侯大妈掌控。后院大门太破烂,老人可能开门溜走。今晚就派人拆除,直接砌一堵砖墙,派出所孙所长会亲自监工……

蓝花花见形势紧张,就说老板我先回了。侯大妈一声断喝:站住!

一弯上弦月挂在夜空,方圆独自站在院子里。其实,他已经准备好几个方案,无论如何要把老头送走。却不料自己已被隔离了,方案全部作废!这座小楼这个院子,只有他、“老爹”、蓝花花,还有一条大狗,他们将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捆在一起,谁也逃不脱半步……

(摘自《隐患》,矫健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1月)

《隐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